

懷念與追思

我所知道的謝士明醫師

馬大勳婦產科 馬大勳

民國114年（2025年）4月29日接到謝士明醫師夫人樂涓清女士（我們習慣叫他小樂）的電話，他說老謝（謝士明的習慣稱呼）在4月27日晚間突發腦出血，住進三軍總醫院加護病房，聽到消息無法相信，因他平素身體健康，看診，醫院工作，作息正常，4月26、27還在一起開會，有說有笑。據謝夫人說老謝在發病初期尚吩咐急救時不要插管氣切。

4月30日中午到病房探視，見他躺在病床上像進入熟睡狀態，平靜安祥，花白的頭髮梳理的很整齊，衣著乾淨，面無病容，惟有叫他時已無回應，醫院很好，有五位醫師在旁照護，最後強忍淚水離開，想不到下午五時許他就走了。

一個相交67年的老朋友突然離去，傷心難過呀。晚上到老謝家探視，見到孩子們都回來了，小樂很堅強，我們就安心多啦！

謝士明醫師台灣苗栗大湖人，生於民國28年11月24日，家有兄弟姊妹九人，他排行老八，有客家人的硬頸精神，個性耿直，剛正不阿，有話直說，不會阿諛奉承，相處六十多年始終如一。

民國47年（1958年）6月我們從中學畢業，參加了軍校和民間大學聯招，結果都考中了國防醫學院醫科58期和民間大學，在當年8月中旬由台灣各地和海外僑生陸續到校報到，8月23日突然爆發有名的8-23金門砲戰，民心躁動，社會緊張，但我們這一班竟然有100餘人完成報到，人員滿額，還有牙、藥、護理同學也到齊，我們沒有在怕。初入校門大家都不認識，唯有知道老謝考取台大法律系，他竟然選擇我們學校就讀。國防醫學院的教學是嚴苛的，尤其在前三年；有一年級丁士墉老師的物理，二年級柳安昌教授的生理，三年級李鉅教授的藥理是最難考的三關，前三年同時入學的有三分之一的同學降班重修或退學，幸運的我二人都順利過關，以後的三年的醫學課程和實習就順利多啦，民國54年3月24日畢業，取得醫師考試及格及醫師證書，正式成為醫師，官拜軍醫中尉。

按規定軍費同學畢業後前兩年要到基層部隊服務，我們二人都中了“金門獎”，老謝到小金門的34師，我被分到在大金門南雄84師擔任中尉軍醫官，當時金門砲戰持續，只改成單打雙停，用的是砲宣彈，我們在砲聲隆隆中度過兩年。

民國56年（1967年）4月，我們都被調回台灣，回到三軍總醫院擔任住院醫師，老謝在內科，我在婦產科服務，其他科的同學都有，在醫務上有會診，開會互動頻繁。回到醫院生活安定下來，同學們紛紛結婚生子，老謝和小樂在民國57年結婚，有三個孩子，前兩個由我接生。

民國64年（1975年）我們在軍中服務滿10年退伍，老謝因成績優異被留任繼續在三總心臟內科服務，並奉派赴美學習當時最先進的心導管技術，因他醫術精良，待人誠懇，達官顯要，平民百姓求診者眾多，解除其病痛疾苦，官階升到少將，擔任三軍總醫院院長。

後來因屆齡退伍，陸續在苗栗為恭醫院擔任院長，因為家住台北，不久回到台北中山醫院心臟科看診，曾擔任兩屆院長及多任醫院董事。

老謝生活簡樸，不菸不酒，喜歡下圍棋。假日常約朋友到坪林散步。67年同學、同事、老友、親如兄弟，突然離開，痛心難過，只願老謝好走，夫人及孩子們平安。

最後謹以弘一大師李叔同的一首「送別」的歌送給老謝。

長亭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，晚風拂柳笛聲殘，夕陽山外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，一壺濁酒盡餘歡，今宵別夢寒。

